

中國
總問題
之
研究
合
明

吳敬恆題



黃尊生著

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

天津大公報館承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壹角五分

著者 黃 尊 生

出版者 啓 明 書 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館承印部

代售者

大公報館代辦部
各處大公報分館



蔡子民先生序

有一個病夫，本來是很健康的，得病以後，長久在病的狀態中，自己不覺是有病了。遇到一個良醫，把他的病狀，詳細的說出來，並且把他健康的人與他比較，他自認有了病，但不免自餒，以為他的病是不可救藥的了。然而良醫並不悲觀，因為他從前健康時期的身體，是很結實的，決不是一病而不復；又因為其他健康的人，從前也並非完全無病的，後來得到治病的良方，纔達到現在健康的程度；所以信此病必可得救。乃詳求此病的原因，要從根本上加以治療，於是寫了一種對病的藥方。自此以後，病的痊愈與否，全視病夫的是否肯照方服藥了。

病夫是誰？是我們的中華民國。一個良醫是誰？是我友黃君尊生。我不敢說我們救國的良醫，惟有黃君，然我深信黃君必為若干良醫中的一個。我也知道黃君的脈案與藥方，從前也有人零零星星的說過，但是考察的周到，解釋的透澈，主張的堅決，不能不認黃君所發表的為空前之作，我今誠懇的為黃君介紹。

黃君廣東人，曾留學於法國里昂大學，通英法文外，尤精熟世界語，在歐洲國際世界語團體中曾任重要職務，常用世界語發表關於人道主義的文字。又治文字學，以巴比倫埃及的文字與中國古文比較，求文字進化公例，他在里昂大學的畢業論文，是以文字學爲對象的。他很愛自然美與藝術美，嘗自言當疾病時或貧困時，均以審美觀念爲治療工具。他歸國後，見國內狀況，眞如痼疾，不可不籌一治療的方法；所以屏棄一切，專心研討，歷七八年之久，成「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一書，凡二十餘萬言，歷經削訂，尙未印行，我認此書爲現代不可多得的著作，所以先爲介紹。

此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爲敘述的，中編爲解釋的，下編爲指示的。

上編分二章：第一章爲心裏的中國，從地方，人物，政事，學術各方面節敘歷史中記述的優點，確認中國爲美富的地域，中國人確爲優秀的民族。第二章爲眼前的中國，從物質生活，知識生活，道德生活，健康生活，安全生活各方面歷敘現今中國窮乏，愚昧，不道德，不衛生，不安全的狀況。

中編分四章：第一章時代關係，說百年前歐洲英法德諸國與眼前中國無異；彼等隨時代而進

步，所以有今日的文明，我們止求自勉，不必灰心。第二章物質關係，說歐洲各國利用機器，生產速而豐，所以一切進步，我們一切退化，全由於物質的缺乏。第三章他殺與自殺，說外患與內亂交迫。第四章天演，說我們不能適應環境，將被淘汰。

下編分三章：第一章現代生活之適應，說世界文明，是全世界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們做人，便要（一）能享受此種結果，（二）能參加此種努力，（三）能有所發明，有所貢獻，以增益此種文明。又說現代生活的優點：（一）真理之大明，解決宇宙之疑謎，破除宗教之迷信，打破吾人對於宇宙，對於人生之謬誤的見解；（二）人權之發達；（三）人力偉大之表現；（四）生活之改善與幸樂之普及；（五）疾病痛苦之減除；（六）道德觀念之發達；（七）審美思想之提高；（八）羣性之發達與共同生活體之擴大。第二章政治之改造，說要改造中國政治，必要造成兩種力量，即政治上之向心力與離心力。向心力要全體人民盡量的去參加政治，加增政治的力量，以爲革新與推進的原動力。離心力是要社會上各項事業，在相當條件之下，脫離政治的束縛，而自行發展。第三章發展羣力的途徑，說要行「民間動員」，就是施行一種徵兵制，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使他們更迭受若干時期的軍事訓練，

同時施行一種民衆教育，使軍事與教育融成一片。而受教者除了軍事訓練，負起保衛的責任外，更負一種生產的責任，使保衛生產兩件事打成一團。如是則軍事，教育，生產（即所謂保養教）分之則鼎足而立，合之則共冶一爐。又說在陶知行氏「教學做合一」意思中，我們提出一個較廣的意思，爲「軍事教育生產合一」。如此，在陶氏「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意思中，我們更添入兩個意思，爲「組織一百萬隊志願兵，成立一百萬個生產合作社」。又有結論一篇，是撮舉前三編的要點而演成的。

黃君此書範圍很廣，材料很富，我讀了一遍，雖然不敢保他沒有詳略不均的地方，也不敢保他的主張，全沒有一點窒礙，然而黃君的好心與毅力，此書的體大而思精，實爲我所極端佩服的，我希望此書能早日付印，使全國有心人把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平心的討論，必能較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方法好一點。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蔡元培序。

吳稚暉先生跋

自從中國與世界新興各國緊密的接觸了以後，節節失敗，於是研究中國是什麼東西，西洋是

什麼東西，東洋是什麼東西，紛紛擾擾，各說各話。最有力的，分爲兩個論點：有的以爲中國自有優點，祇要恢復起來，馬上強盛；西洋的一點物質文明，算不了什麼東西。有的以爲西洋是優等民族，所以才有現在的物質文明，他們挾了欺侮弱小。這種論爭，祇是把目前橫的世界，比較一個彼此，沒有把整個世界，就縱的比較整個的古今。若一經整個的將古今比較一下，古代西洋有今日的物質文明麼，細細一問，便不必爭物質文明是什麼東西，更不必瞎說優等民族才有現在的物質文明，說那五穀是生在席子包裹的短視話了。然而這種既要分開了比較彼此，又要整個的比較古今，若祇是簡單的舉例，便掛一漏萬，容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供着大家牛頭不對馬嘴的盲爭。那末這種包羅萬象的工作，要騰出極長的時間，化着巨大的心血，來擔任，有沒有這個人呢？從前是沒有，現在却有了我的朋友黃尊生先生，發狠的現實了出來，就是這部「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他化了二三十年的舟車之勞，遍歷中外要地，詳細敘述了橫的彼此。又搜遍了世界重要的圖籍，詳細敘述了縱的古今。我最佩服他的，就是決不忘我之長，亦不沒人之善，決不護我之失，亦不諱人之短，祇是把自己作爲一個世外來的第三者，忠實的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把自己研究的料頭，供

人人研究出一個究竟。我反復讀了兩三遍，我大膽的得了一個究竟：就是認識世界上的土地，沒有盡好盡壞，世界上的人種，沒有真優真劣，止是物質在那裏強分出一個表面的優劣。這個意思，敢說不是我瞎定的。譬如拿道德來講，不是常有人說，市朝的一個道學先生，有時還不及鄉村的一個老實農夫，華洋的一個文明人物，儘又不如苗斐的一個野蠻土著。爲什麼市朝的道學先生，華洋的文明人物，有人替他們做名人傳記，鄉村的老實農夫，苗斐的野蠻土著，終與草木同腐呢？只豈不是前者靠了物質文明的碑石圖籍等等，在那裏得着表面的流傳，後者止是養生送死不足，做了一個無名的英雄麼？故世界各類的人種，彼此所得的血氣心智，止是一樣，所得的山川土地，也是一樣。把他的血氣心智，用得適合於所居的山川土地，發生了優良的物質，便表面變了優良的民族。血氣心智不盡用得適合於所居的山川土地，止有拙劣的物質，便表面變了落後的民族。那末好了，我也不細細的貢獻了。巴比倫埃及了不得的時候，希臘羅馬剛落後。到希臘羅馬更了不得的時候，英德剛落後，巴比倫埃及是過時的落後。到現代的物質文明發生，英德愈了不得的時候，希臘羅馬又過時的落後。那是對岸觀火，清清楚楚的一個古今。那末，黃農虞夏，比巴比倫埃及有餘，比希臘

羅馬則不足。周秦漢唐比希臘羅馬有餘，比英德又不足。維新以前的日本，止想比周秦漢唐。今日的日本，又想比英德，不屑比周秦漢唐。這無非祇是那個物質在那裏分個古今罷了。所以蔡子民先生把治病來罕譬，說黃先生調查病源，最是詳盡清楚，本是對的。我還進一步，說黃先生調查得這樣詳盡清楚，我覺得中國實在並沒有病，單單不過是營養不足。病血罷，疲軟罷，甚而至於精神顛倒錯亂罷，現象是不可諱言的，但通通不是因為生了毛病。不過飢餓相尋，沒有好飲食，睡眠不足，沒有好住宿，如是而已。西洋沒有好飲食，沒有好住宿的時候，同樣會有此現象。故得了黃先生的澈底研究，若再不能解決中國今後應取的途徑，那中國人真是犯了精神病的人種，是無可藥治的了。我不相信中國人是犯了精神病的人種，因贅言幾句在黃先生的大作後。民國二十有四年二月吳敬恒謹跋。

自序

著者本來是一個從事於世界語運動的人，在過去的一個相當期間，埋頭於此種工作，生平對於國事，不敢妄有所主張，亦不敢妄有所論列，然不知如何，到了民國十六年，便有一個

『中國問題』橫梗在胸中，屢欲遣之而不能去。

這個問題所以掀起的原因，遠伏於距今的十年前，其時我方在歐洲，功課之外，漫遊於法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及中歐東歐諸國間，代表國際世界語中央委員會，參加各國的世界語大會。我最愛的是南歐那幾個有歷史的國家，我愛他們的歷史，愛他們的風俗，愛他們的音樂美術詩歌，愛他們的政治與社會。然我愈是愛歐洲，愈是想念中國，愈想念中國則愈愛中國，而悠然神往於中國之古文明。然偶然攤開報紙看看，一想到眼前中國的現狀，則不禁爲之黯然，爲之慨歎不已。

十五年歸國，我仍舊埋頭做世界語工作。十六年與蔡子民吳稚暉李石曾諸先生發起創辦中國世界語學院，我於暑假內，跑往南洋募捐，南洋是我的舊遊地，自以爲捐款可以有相當把握，孰意到了馬來半島之後，計劃完全失敗，經過兩個月，便掃興而歸，當其掃興之時，那個『中國問題』在心裏頭忽又復活。

是年冬，廣州共產黨暴動，縱火焚殺全城，時余方臥病於城西之一小樓，病中澈夜聞槍聲，喊殺聲，四鄰號哭聲；全城火光燭天，所居爲一窮巷，巷口滿澆火油，一旦燃燒，必無壽

免，凡三晝夜，槍聲不停，喊殺之聲不停，精神受極度之刺激，而病乃益甚。

這件事給我在病中得一個極深的印象，我由這次的共黨焚殺，而想起中國人民歷年來所受的諸般苦難，又由中國人民所受的諸般苦難，而想到我們國家的種種問題，因此，我下了一個決心，無論如何，都要研究一下那個『中國問題』，看看這個問題的究竟。

十七十八這兩年，我祇是在國內到處跑，去採訪，去觀察那些政治社會的現象，凡有所聞見，即筆之於書，積之既久，紙片盈積，計自十七年起，至二十年夏，這三四年間，我由個人觀察，朋友轉述，各方函告，及由報紙雜誌書籍記載所得關於中國政治社會種種現象，凡百餘萬言，看起來祇有一團糟，祇有使人搖頭，爲之唏噓不置。

從十八年的年底，我已經開始執筆寫這部書，至二十年秋，差不多已經完成。九一八及二二八滬戰事起，我決意棄去這部書，所有稿件，束之高閣；但經過一年後之靜默觀察，我又覺得有繼續之必要，於是重理舊稿，至二十二年春，全稿殺青，其時恰恰爲湯玉麟棄城逃走，熱河失陷後之第三日。

此書前後稿凡五易，即在殺青之後，亦屢有改削，其間並且有些地方，因爲要遷就環境，倉

卒竄改，割裂至不可讀，不過這就全書的大體而言，是無傷的。至書中所言，關於中國現狀之一部份，有時或不免離奇怪誕，而至於使人捧腹，作者原無意挖苦自己的同胞，不過有時碰到一些事實，令你哭不得笑不得之時，則亦祇好信筆談諧，強作苦笑，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如果有人不明此意，或因此而生出反感，又或者以爲如此足以引起外人對我之輕視，則我們亦祇好聽之，不與計較。大約中國人是最愛講體面的，無論甚麼事，祇要口頭上講得好聽，面子上弄得好看，其事便臭到薰天，都可以不管。實在講，外人對於我國之現狀，早已經看到透，寫到盡，報紙雜誌，書籍圖畫，應有盡有，而我們二三十年來，閉目不理，充耳不聞，於是他們乃由口頭上筆頭上之描寫，一進而爲事實上之描寫，硬把東三省熱河及那些特區的邊地割了去！

我們以爲體面應該從事實上表現出來，如果不顧事實，一味從口頭上去講體面，這是最無聊的。大凡一個人愈講體面，這個人便是愈無覺悟。人不怕有病，最怕有病而不知醫，或者諱疾而不言，那些在癲狂院裏頭的病人，十個之中大約有八九個是不承認自己有病的，如果他一旦承認自己有病，他的病便快要好了，他也可以出院了。

此書從其最初擬稿之日，以至於脫稿之日，在萬七八年，其中所言，有些自然不免明日黃花，與目前的現狀，或者不大吻合，不過，這二十年來的關鍵，關係中國太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把他解釋一個明白。如果此書能够斷至今日，成爲一種「斷代之作」，今日以後的中國，和以前的中國，已經截然不同，此書印出來，徒然災梨禍棗，成爲一種過時之物，或者最多祇能供人研究一些過去的事迹，成爲一種舊聞，這便是作者所馨香禱祝的了。

作者對於這本書，不敢自信，所敢自信者，是自己的一點誠意，一片熱情，欲憑着這點誠意，和這片熱情，想對於中國問題，找出一點真理。我們於此，竊願獻其微軀，不斷的去做一個真理之尋求者。

而今有兩個人，要在這裏特別提出來致謝的，一個是蔡子民先生，這十多年來，我得到他的薰沐，如坐春風之中；又一個是里昂大學埃及學教授羅聿先生 M. Victor Loret，他指引我一條治學之路，使我終身受用不盡，感佩不盡。

還有一個要致謝的，是內子嚴竹，這幾年來撐持艱苦，給我很大的助力，如果沒有她相助，這本書是不會完成的。

此書既成，曾經送呈蔡子民先生，吳稚暉先生，胡適之先生，和我的朋友梁君冰弦，崔君載揚，陳君伯莊，楊君景梅，先後審閱一遍，承他們的好意，賜以指正，錫以序跋，我在此二併向他們致謝。

還有，這幾年來，我因為此書，差不多放棄了世界語的工作，其中損失，和精神上所受的責備，使我極感不安，而今此書既成，或者可以向國內外的同志，表一翻歉意，希望他們都能够原諒我。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著者自序於漢皋客次

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

序跋

蔡子民先生序

吳稚暉先生跋

自序

目錄

上編

敘述的

第一章 心裏的中國

第二章 眼前的中國

第三章 眼前的中國(續)

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 目錄

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 目錄

中編

解釋的

第一章 時代關係

第二章 物質關係

第三章 他殺與自殺

第四章 天演

下編

指示的

第一章 現代生活之適應

第二章 政治上之改造

第三章 發展羣力之途徑

結論